

王
府
井

万
花
筒

2.5

王府井万花筒
刘心武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王府井万花筒

刘心武

责任编辑：曾果伟
徐胤才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插页：4 字数：220,000

印数：1—6,000

ISBN 7—5404—0136—2/I·116

统一书号：10456·287 定价：2.35元

写 在 前 面

这个集子从我一九八〇年迄今的十二个中篇作品中选了近三年来的五个。《如意》、《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尽管被认为是我的代表作，由于已多次选入集中，就不再重复了。我特别欢迎读者读读这个集子中最后一篇作品《无尽的长廊》，那里面蕴含着近年来我对社会、人生、宇宙的许多意绪与思考。集子命名为《王府井万花筒》，不过是为简便易记罢了。请随便翻翻吧，谢谢！

刘心武

1986年7月4日

车上的乘客没有出声作证。

这并不奇怪。

嚷嚷着要西单下车的，早已都下车了。

听见了“西单下！”“停西单！”嚷声尚未下车的乘客，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类事，实在并非罕见，一触不介人就不要介人。

车上主要是那些才从西单站¹上的乘客。他们感到不快，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皱眉忍耐着。

交通警察过来了。还有治安联防的人员。

车下两个寻衅的小伙子开开了。



2/10/81

刘心武小传

刘心武，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九五〇年随父母到北京。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后在北京十三中任教十五年。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在北京出版社当编辑。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八六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短篇小说《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分获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有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及纪实小说《5.19长镜头》等。

目 录

茶话会	1
木变石戒指	52
公共汽车咏叹调	86
王府井万花筒	125
无尽的长廊	176

风正一帆悬

——代《后记》

331

茶话会

他选出了一张请柬

生活，就是不断地进行抉择。

春节前，许多张茶话会的请柬来到了卢蒂落的案头。卢蒂落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大可不去的心中领谢；可去可不去的书面致谢并请假致歉；不得不去的则一定准时赴会。他把案头的请柬略加整理，归入头一类的有三张，如一个什么山茶花栽培协会的茶话会，之所以请他参加，大概是因为他写过一篇关于山茶花的散文，对之当然可以一笑了之。归入第二类的有五张之多，他从抽斗里取出五张明信片，仅用五分钟就写妥了致谢兼致歉的回复，都直接复给邀请单位中他所认识的负责人，这样，他的缺席必不至于被认定是傲慢无礼了。但是让他感到不得不去的请柬，却有旗鼓相当的两张，而两张上所规定的时间，却又恰恰重叠！这就颇费踌躇了。

一张是某大型文学刊物的请柬。他的成名作《迟来的春

风》便是在那刊物上首载的，这部中篇小说如未经过责任编辑的点拨，必不可能达到发表出来的这个水平，而在评奖活动中要不是该刊为他力争，几乎就要名落孙山。所以说编辑部对他是恩重如山。该刊的茶话会他怎能不去呢？

另一张是教育局发来的请柬。他在成名并调到剧团任专业编剧之前，原是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教育局的这个“优秀中学教师与文艺工作者叙情茶话会”，他实在没有道理缺席。倘若他去了那个大型文学刊物的茶话会而舍弃了这个茶话会，参加这个茶话会的中学教师们会怎么议论他呢？其中一定还会有他以前的同事，他们的话一定最难听！参加这个茶话会的那些文艺工作者又会怎么看待他呢？其中也一定会有他进入文艺界以后的新交，他们事后即使并不说什么，那冷笑也够他受的！

能不能每个茶话会各去一半？他看了一下两张请柬上开列的地址，一个在城之东南，一个在城之西北，两头兼顾实不可能。

怎么办？他把两张请柬放在心灵天平的两边，在转椅上足足称量了八分钟。最后，教育局发来的请柬这边下沉了，他一个急转，把原来朝着写字台的身子转得朝向穿衣镜，他看见镜子里的他满脸红涨地对他说：“去教育局的茶话会！”

刚进门，他就得罪了好几个人

教育局的茶话会假座某宾馆的宴会厅召开。他是骑自行车去的。本以为能提前几分钟到达，因为一路总遇上红灯，

结果反倒迟到了十来分钟。

他一边用手帕揩着脸上的汗，一边急匆匆地穿过宾馆的转门，直奔宴会厅而去。一股暖流和一片热烈的气氛交融在一起，从宴会厅大门扑将出来，门口负责接待的两位同志指引他在绿呢案上的签到摺上签了名。他刚迈进厅门，迎面就来了老钟。

老钟是邻省文学刊物《紫燕》的编辑，他曾四次登卢蒂落家门索稿，是卢蒂落的大债主，卢蒂落一见他便胆战心惊，刚想用微笑、握手但不停步的战术闯进去，不想老钟一见他便一把搂住了他的膀子。

“卢大编剧，可把你逮住了！”老钟比他几乎高出一头，欣喜若狂地俯视着他，仿佛鹞鹰抓住了黄雀。

他赶忙求饶：“别这么胡叫……怎么这么巧，刚进门就瞧见了你？”

“巧什么，一点也不巧！”老钟笑容满面地说：“我早就在这儿憋着你了！我就知道，这个茶话会你不敢不来！”

“是呀是呀，”卢蒂落一时不知用什么法子摆脱，只好敷衍着：“我怎么敢忘本呢……”

就在这时，他看见从老钟的肩膀右面走过来一位妇女，分明是在笑吟吟地招呼着他。那是教育局政教处的李处长。他当年写《迟来的春风》时，访问过她，得到过她许多具体的帮助。他赶忙迎着她的目光向她微笑、点头。她非常讲究礼貌，见老钟正搂着他肩膀讲话，便在七、八步外站住，仍旧笑吟吟的，分明等着他说完了这边的话便到那边去会她。

但老钟却把他搂得更近了，还搂着他朝左边挪动，挪动

到一架镶螺蚌的漆屏侧面，才停下脚步。他听见老钟凑拢他耳边说：“你怎么没忘本？你自己成了个名家，就把千千万万原来跟你一样的文学青年们忘在脑后了！他们都是敝刊热心的读者，你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没有变！……听说你新的中篇已经瓜熟蒂落了，这回一定给我们！我们发头题！稿费一定从优！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去府上取稿？……”

他一边应付着老钟：“你哪来的情报？没有的事……我就是有稿子也不配上头题……你知道我们剧团对我的看法……得为剧团写个剧本了，怎么能老写小说？……”一边心神不定地用余光去瞥视李处长。李处长仍旧耐心地站在那里，不过，脸上的微笑萎缩了，仿佛开败的芍药。

他真想马上过去招呼李处长，老钟的大手却如同铁钳般使他脱身不得。他耳里一片聒噪。在茶话会欢喧气氛的衬托下，老钟的话音显得特别刺耳：“……剧本你照写嘛！谁不知道你是‘快手卢’？你先把剧本写成中篇，我们给你发排的时候，你再去改成戏嘛！是不是家里太乱太闹坐不踏实？要不要我们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

突然又有一只手重重地落到了他另一边肩膀上，他扭头一看，是身高体胖的章栩生——他原来所在的中学的化学教研组组长。

“你小子坐在哪桌上呢？”章栩生上身只穿着膨体纱织的翻领毛衣，显然外套早已脱下，落座好久了，是专门从座位上跑过来招呼卢蒂落的。

“我刚进来一会儿。”他一边同章栩生握手一边说：“栩生，好久没见着你了！”

“你小子还记得我呀？”章栩生爽朗地笑着说：“走吧，去我们那桌吧！”说着朝厅内某处一指，卢蒂落随着他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没来得及找到他所指的那一桌，眼光却先后同近处、远处的几位熟人相遇——其中有位应邀到会的男高音歌唱家，半年前卢蒂落和他同参加过文艺界的一个参观团，去过云南和广西，俩人处得挺不错的——人家都马上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有的冲他招手，有的站起身来等着他赶过去握手，那位歌唱家更离座朝他走来，他只恨自己分身无术，不能同时把每个应当热情对待的人都招呼好。

“去我们那桌吧，走！”章栩生并不知道卢蒂落除了他们那桌外，还有许多桌也急需去应酬，急匆匆地拉着他就要他开步。但老钟在这期间并未丝毫放松卢蒂落，他那大手不仅仍旧牢牢地钳住卢蒂落臂膀，还旁若无人地进一步把嘴唇凑拢卢蒂落的耳朵，用一种压低的嗓音、神秘的语气，絮絮地对卢蒂落说：“……你最近没听到关于你的新传闻么？我们编辑部是立足于为你辩解的……可是据说有人就凭传闻给宣传部写了信……”

卢蒂落毕竟还没有修炼到不为这类事所动的境界，他胸中顿时燃起一团躁火，禁不住说：“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是什么人在给我下蛆？”

老钟趁势把他搂着移到暖气边上，极“哥儿们”地把那传闻告诉给他。章栩生见卢蒂落只顾回转身同杂志社的编辑说话，骂了句：“小子！”一撇嘴走了。那位歌唱家眼看要走拢卢蒂落身边了，忽见卢蒂落同老钟躲到一隅去窃窃私语，极为扫兴，也便改变路线，斜向另一边去招呼另一些熟人去了。

待卢蒂落听完那传闻，才知其实完全用不着生气——竟说他与一个什么黄金走私集团有关，简直是“天方夜谭”！——让他们给宣传部写信吧，只可惜宣传部并不负责編集《瑶林广记》！

老钟直到卢蒂落终于答应为他们写一个小中篇，并允诺了交稿时间之后，这才把他解放，卢蒂落一逃出老钟的控制便拿眼睛四处寻找李处长，早已不见踪影！

这时响起了掌声，茶话会的主持人站起来致辞了，卢蒂落顾不得抉择，找了个有空座的桌子赶紧坐下。

落座不久，他就得到一个线索

生活里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事。

比如说，那份《紫燕》杂志，同别的许多杂志一样，在“文艺杂谈”一类栏目中，时不时发表奉劝作者“不要硬写”之类的短评，但他们的编辑，却往往同时正分头向一批作者硬索稿件。看来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断绝。卢蒂落倒并不以为“硬写”必定失败、“硬索”一律讨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便是在催债的鞭子驱赶下每天硬性规定字数写出来的；列夫·托尔斯泰甚至主张实在没的写时也应日记上记下：“今天什么也没写。今天为什么什么也没写呢？”许多作家“硬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坏。而如果没有某些编辑的“硬索”，有些名作甚至于便不会诞生，试想倘若当年《开心话》的编者没有紧盯住鲁迅，我们能看到今天这个模样的《阿Q正传》吗？

所以，对自相矛盾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它，把思想和情绪放松弛一点。在硬索下写出来的东西，只要自己觉得还好，也无妨拿出去。在无人催促的情况下从容写出来的东西，自己也不要就一定以为佳妙，也许反而不要拿出去投稿更好。在卢蒂落来说，必要的压力加上偶发的兴致，往往会写出他自己、编辑部和读者都较满意的作品。关键在要有一个“触因”，使以往的生活积累在一个线索的刺激下，突然从灵感的泉眼中喷涌而出。

卢蒂落在那张圆桌旁坐下不一会，就得到了一个足以激发他灵感的线索。

同桌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那位茶话会主持者致辞，悠闲自在地吃着桌上的各种糖点小吃。

坐在卢蒂落左侧的一位女同志，把一只甜橙递给卢蒂落，招呼他说：“卢蒂落同志，吃这个吧！”

他偏过身子，朝她道谢。那是一位鬓发修整得非常精细的女同志，从那保养得相当细腻的皮肤和眼睛下微鼓的泪囊，不难判断出她是一位富有舞台经验的老演员。她的表情使他意识到他应当是见过她的，但他怎么回忆，也回忆不出来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以及她叫什么名字。

“最近又在写什么呢？”女演员象对待最熟稔的朋友那么问他。

“啊，打算写个剧本……再抽空写点小说。”他抓了些炒杏仁撒到对方跟前的小盘里。她是谁呢？唉，还是想不起来！

“怎么不给我们写点歌词呢？”女演员拈起一枚杏仁，姿势优美地送入了口中。

歌词？啊！想起来了！她不是解放军系统某文工团歌舞队的秦雅弦吗？多少年一直在女声小合唱中唱低音声部的！他跟她并不是在文艺界的活动中才接触上的，他当年工作过的那所中学的同事夏晚宜，原来也是那个文工团歌舞队的，并且夏晚宜的爱人于穗实，便是那文工团的副团长；卢蒂落当年常到夏晚宜家去串门，秦雅弦就住在夏晚宜家隔壁，自然见过的——只是他早已把人家忘记，人家却一见面便认出了他！

他掩饰住原有的惶恐，仿佛他也是一见她便认出了她一样，一边剥着甜橙，一边活泼地说：“秦大姐，您真能给人出难题！歌词我怎么会写呢？您知道我一首诗也没发表过，歌词得由诗人去写啊！”

秦雅弦自然并不是真的要他写什么歌词，只不过见他坐在身边，心里高兴罢了。她将卢蒂落介绍给同桌的熟人们：“这就是小说家卢蒂落，他那篇《迟来的春风》得了奖，电视上不是有发奖会的镜头吗？他有个大特写——你们看，把他给照胖了，其实他根本不胖嘛！”

卢蒂落起身同大家握过手以后，为摆脱窘境，忙把话题引到夏晚宜身上，便问秦雅弦：“您还住在夏老师隔壁吧？我有两年没顾得上去学校了，也没抽出工夫去看她跟老于，她还是老样子吧？”

秦雅弦满脸吃惊，捂着胸口瞪住卢蒂落，使劲咽回一口气，这才大声宣布说：“老于前年十一月就得血癌去世了！你一直知道吗？”

“啊！”卢蒂落愣住了。他回想起，前年夏天他还在颐和

园长廊上遇见过老于和夏晚宜，还有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当时老于红光满面，一头浓密的乌发不见银丝，身板也挺敦厚，怎么几个月后就……

“夏晚宜她挺得住吗？”卢蒂落不禁感叹地问：“我可知道她爱老于爱得有多深！这个打击对她有多重啊！她目前怎么样？情绪稳定一点了吗？”

“她？”秦雅弦眯起眼，脸上的表情变得不可捉摸的样子，卢蒂落听见她分明在这样宣布：“她的情绪？好极了！听说她打算今年春天结婚！”

“什么？！”卢蒂落把一瓣甜橙失落到了地上，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夏晚宜原来不是谜，可现在……

在卢蒂落工作过的那所学校里，夏晚宜曾经被老师们视为幸福的象征。

她是在解放军南下时，参加到部队文工团去的。参军时她已是个高二的学生。在学校时她就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到文工团以后，她唱过合唱、演过京剧、跳过舞。她的艺术生涯的高峰是当过匈牙利《瓶舞》的领舞，她们跳这个舞蹈的照片，当年曾被印制成年画，广泛发行。人们看到以她为首的一群洋装少女，头上顶着细长的瓶子，手足翩然舞动，裙裾旋转成花，总不免要惊叹地问：“天哪，那瓶子怎么不掉下来呢？”

她引领过一百六十八次这个《瓶舞》的演出，没发生过一